

絜齋家塾書鈔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家塾書鈔卷六

宋 袁燮 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自成湯至于盤庚又五遷矣亳
邑商家之故都是時耿邑以河為患故盤庚復欲遷
于亳焉民咨胥怨亦勢之自然平日安居于此田園
室廬在此生生之計又莫不在此一旦使之捨而他
適田園室廬必須再為之經理生生之計百事不便

而其往也道途之間又有跋涉之勞有搬運之費以人情度之其所願乎其所以不願乎雖使賢者亦不免憚其役則民之胥怨是亦宜矣然河水衝決都邑圯壞何以立國雖欲不遷不可得也夫既不可不遷而民又不願遷然則當如之何盤庚于此只得委曲開導使臣民之心曉然知其所以不可不遷者則既不阻吾之事而又不大拂人之情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此兩全之道也大凡人主欲有為于天下須使人已

兩全然後為貴世間有一等人但欲民之我譽違道
以徇人之情或者又以為惟務吾事之濟而已理所
當為于人言可以無恤二者皆非也罔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欲讀盤庚之書當以
此觀之漢唐以來雖有河患而未嘗遷都商家何以
遷之屢也蓋漢都關中去河遠光武都洛陽去河亦
遠所以河雖為患而不及都邑至本朝都汴正在大
河之中所以日夜須用防隄商家河患既是衝壞都

邑則安得而不遷然有商之君豈不能擇一水患不至之處建都而自契以來數數者何故蓋遠去則不勝其勞當時之遷亦只在近處河水衝溢所以常被其害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民不適有居盤庚欲遷而民不肯往也以萬乘之主
欲有所為而天下之民自不肯去由此觀之人主之
勢豈可恃哉所以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籲呼也感憂也矢直也其直如矢故謂之矢言呼衆
人而以直言告之謂自我王祖乙以來爰居於此此
者指耿邑而言也當時耿邑圯壞祖乙亦曾要遷而
當時之民亦嘗不從自常情論之上有所為而民不
從盡虔劉之可也祖乙重民不忍遽加虔劉所以隱

忍在此然民之不能胥匡以生則甚矣水患如此都
邑圯壞民皆靡衣偷食朝不及夕而又何暇相匡正
得其生生之道哉民既不能胥匡以生故我今日不
得不遷我嘗稽之於卜又皆盡如我之意故曰其如
台此一句不可輕看謂之其如台蓋盤庚之心既自
曉然見其不可不遷我之志先定然後謀之鬼神鬼
神與我合則其當遷明矣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如

當時舜欲以天下授禹舜志先定矣故從而卜焉則
龜筮協從盤庚之遷都亦其志先定故稽之龜策則
如我之心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後世皆是疑似不
能自決故決之于鬼神不知龜策之心即我之心也
我之心不定則彼之吉凶亦安得而定所以其吉凶
皆不可信卜稽曰其如台此兩句萬世卜筮之大法
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固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有服者有此天下也嗣無疆大歷服可見先王恪謹
天命兢兢業業如此宜乎災變之可弭也而猶不常
寧則不能常厥邑至于今蓋五邦矣我之德未能如
先王我安知得上天斷然之命又况其能從先王之
功烈乎故我不得不承于古今日之遷蓋所以承于
古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木雖已顛而猶有萌蘖則木有復生之理盤庚謂今日之事勢正與此類耿邑圯壞如木之已顛者然當其圯壞之餘却有興復之理惟盤庚知之故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謂遷于新邑天命將永久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極生亂亂極生治當其天下之極治而危亡之端萌焉當其天下之極亂而治安之兆見焉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盤庚

之時雖不至禍亂然耿邑圯壞紀綱不立人心頽靡
遷于新邑再整頓綱紀再討頭理會却是復興之道
蓋不好中乃是好也大抵人心久安一旦遷動其精
神自是各別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上有所為令之不從宜逼迫之強其必我聽也而盤
庚乃大不然方且委曲開道使其心曉然見是非之

理只此一數字便見得三代聖人所以忠厚處大抵
天下之事有是非有利害理所當遷不可不遷此是
非也以爲生生之計在此憚於動移此利害也凡事
只當論是非不當論利害蓋是者爲利非者爲害是
非之中固自有利害之實當時之人惟蔽於目前區
區之利害而不見其利害之實故不肯遷盤庚委曲
開道使之知夫遷則利不遷則害所以使利害之實
曉然於其心由乃在位自有位始也當時所以不肯

遷非民之罪皆只是在位之人蓋民之利害小在位之人利害大彼富貴之家生生之計莫不在此根本深固一旦他適必不樂從盤庚深得其要故數于民而始于在位之人前日恪恭乃職一心以事其上今而上有所為傲然不從且鼓率其民肆為怨讟果可謂之舊服乎以臣從君此法度之正也今而傲上從康略無畏憚果可謂之法度乎故盤庚使之終始一心常如舊日之事而正其法度也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戒在位之人不得隱伏小人之言也夫盤庚
欲遷民咨胥怨今盤庚不見其為怨而見其為箴蓋
民之有言謂上之所為非也此便是箴戒我處但其
蔽於利害箴得不是爾吾今使在位之人無得隱伏
凡有所言皆得以達於上然後因其所言與之商量
則可以解其蔽而開其心苟隱伏而不得上達却如
何開道得他自常情觀之浮言胥動正所以沮吾欲
為之心宜不欲聞其言也今乃反使之無伏焉蓋聖

賢舉事必欲斯民曉然於心欣然樂從故使之皆得
以陳其利害然後於是而開導諭告之不然雖強其
必我從亦豈出於其心之樂為也哉若夫商鞅之徒
則必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一切有所不顧矣三代聖賢豈
如此哉夫民不從上令不逼迫之而委曲教告之胥
動浮言不抑遏之而使無伏焉可見聖賢舉事與後
世不同古人所以凡有所為而無不成者只緣得其

要領且如盤庚之遷被他如此詳說民便樂從等閑
遷了若不得要領安能如此只觀由乃在位一句便
見其所以能有成處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
心無傲從康

王命衆悉至于庭羣臣庶民皆使之來也只看此一
句分明如一家之中同共商量汝猷黜乃心黜其傲
上從康之心也此一句尤見盤庚說得親切處夫上

有所為而為臣民者胥動浮言敢于不從是傲慢也
懷土自安便目前之小利忘他日之大患是從康也
盤庚謂汝且黜了這傲與從康之心聽我之說臣民
之衆一聞斯言聳然知君命之可畏傲上之心無有
也灼然知懷土重遷之為害從康之心無有也既黜
傲上從康之心則是非利害之實豈不明白也哉盤
庚如此說分明如良醫用藥藥與病對方攻得他病
去嗚呼斯其所以為賢聖之君也歟